



刘心武 作品

中学生读本

刘心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刘心武 中学生读本

刘心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心武作品中学生读本 / 刘心武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6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青少经典)

ISBN 978-7-5115-2664-9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9139 号

书 名: 刘心武作品中学生读本

作 者: 刘心武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红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peopledailynew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7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664-9

定 价: 29.80 元

总 序

让经典成为文学阅读的基石

白 烨

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小学生读物编辑中心，有意组编一套著名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丛书，以为学生读者提供高品质的文学阅读经典文本。这个出版策划创意，与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就有了我忝列策划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青少经典”丛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网络科技的快速崛起，媒体文化的强势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在多样与多元的总体态势中，在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离与分化，使当代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我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当今的文坛，已出现“三分天下”的新格局。这便是：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严肃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类型化网络文学。这也就是说，传统型严肃文学，市场化大众文学，类型化网络文学，作为不同的文学主体与文学版块，共同承担着演练写作才艺、满足阅读需求的职能与责任。但这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不同的文学观念相互碰撞，不同的文学写作同台竞技，它们相互覆盖，彼此遮蔽，什么是更为重要的，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什么是更为核心的，却又不突出、不分明、不彰显了。

这种繁而不荣、多而不精的现象，给文学阅读带来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每年出版的纸质图书多达四五十万种，网上流传的作品更以几千万种的总量难以胜计。选择什么，阅读什么，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而对于学生读者来说，由于既具好奇心，又缺乏辨识力，更愿意选择和接近那些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作者与作品，从而在文学阅读上既显得芜杂，又趋于浅俗。近年来的一些文学阅读抽样调查一再表明，在“最喜爱的作家作品”选项中，青少年读者的喜好是格外混杂的，基本没有高下之分与雅俗之别，这种颇显混乱的文学趣味，正是文学阅读不够纯正、不够经典的必然结果与典型反映。更有甚者，二〇一三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网上举行的“来说说‘死活读不下的书’”的投票，经由近三千位网友的票选，最终，《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名列“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的前十位。尽管这次参与投票的网民主要集中在“九〇后”和“〇〇后”，但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对经典文学的厌弃与排斥倾向，却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阅读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读书不读书、多读书还是少读书的问题，它所反映出来的，是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层次与水准的大问题。社会的文化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我觉得我们一些本该起教育作用的部门与领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而没有形成以正能量为主的积极的社会文化风尚。对一般读者和受众影响更大的，是那些流行文化、娱乐文化、消遣文化。这些东西不能没有，但不能成为主流。事实上这些东西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消解性的，也即从反向起作用。阅读本就不多，还有这些东西来消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因此，文学阅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是语文教学、素质培育上的一个基础工程，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这个工程的要务之一，就是从众多的当代作家中，遴选出高品质和有影响的优秀作家，把那些具有较高文学品位，又适合学生阅读的作品挑选出来，为他们提供具有精神营养与文化底蕴的文学范本，以使他们的阅读更为纯正、更有深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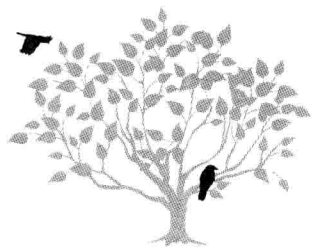
作也更有标杆、更有高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青少经典”丛书，既适逢其时，又别具意义。从已经确定的选题来看，无论是第一季中的宗璞、刘心武、贾平凹、迟子建，还是以后要推出的第二季、第三季的相关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成果卓著又风格独具的佼佼者。他们在以文学的方式观察现实、反思历史和审视人性、思考人生上，都以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成为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作家。在他们的大量作品中，选出适合学生读者阅读的作品，并以“人”“事”“物”“游”“景”“情”“理”等题材类别，予以精选细编，这对于学生读者来说，无论是品味名家的描人述事、抒情状物的看家技艺，还是学习名家的察人观世、运思用笔的独门功夫，都极为适用，大有裨益。文学写作，需要良师；文学阅读，需要益友。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青少经典”丛书，对于广大的学生读者来说，就是他们的文学生活中不可多得良师益友。

我相信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青少经典”丛书，一定会在学生读者的文学阅读与写作演练中，释放其正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希望学生文学爱好者，由此高点起步，构筑起自己丰富又高雅的文学库存，并以此助长自己的文学理想，滋润自己的青春人生。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朝内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 录

第一辑 人

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 003

美丽的藩篱 / 007

跟陌生人说话 / 010

神圣的沉静 / 014

一剪梅 / 017

丁香花又开了 / 021

萧红的神秘魅力 / 023

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 026

马季拿我抖包袱 / 030

寄往仙界 / 033

第二辑 事

免费午餐 / 039

童年：火的记忆 / 044

冰箱贴下 / 049

阳台上的蝴蝶 / 051

父亲的咳嗽声 / 054

野薄荷 / 057

框住幸福 / 060

藤萝花饼 / 063

ZC 相册 / 066

三室九床 / 069

一赢 / 072

第三辑 物

炸酱面 / 077

中国美食 / 081

王府喉掸 / 085

皱皮苹果 / 088

电话机旁的纸片 / 091

挡风席 / 094

鱼寿星 / 096

有一株树 / 098

我的绿宝石 / 101

漫话阶梯 / 104

第四辑 游

神秘的恭王府 / 109

挪威森林猫 / 114

斯德哥尔摩长笛 / 117

圣马力诺钟声 / 120

比萨三姝 / 123

普希金决斗处 / 126

托尔斯泰青冢 / 129

第五辑 景

人在胡同第几槐 / 135

小风景与大环境 / 138

冰吼 / 141

怒绿 / 144

候春的秋叶 / 146

譬如朝露 / 150

第六辑 情

春从心出 / 155

心里难过 / 158

心灵百叶窗 / 162

从一个微笑开始 / 164

青春的门槛 / 166

只结一颗樱桃 / 169

有杯咖啡永远热 / 172

给心房下一场雪 / 175

第七辑 理

我的心理保健操 / 179

人情似纸 / 181

快把好话说出口 / 184

眼角眉梢 / 187

万事开头易 / 189

别怕崴泥 /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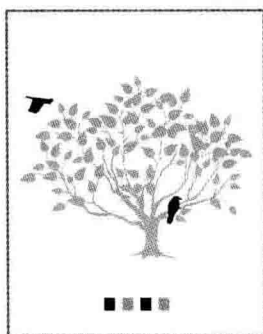
- 微笑无价 / 194
错过 / 197
为你自己高兴 / 199
水自天来眼波横 / 202
在柳树臂弯里 / 205
人间有味是清欢 / 208
给心花以和风 / 212
栽棵自己的树 / 214
“杜丝”莫问邻 / 217
隔锅饭儿香 / 220

第八辑 读书谈

- 姐弟读书乐 / 225
生命的一部分 / 228
狼·蟒·牛·猫 / 230
读自己书架上的书 / 233
书中自有酒香来 / 235
书中自有茶香来 / 238

第九辑 写作谈

- 唱一首自己的歌 / 245
装满自己的碗 / 247
气盛出文 / 251
动物园里观植物 / 254



第一辑 人

父亲脊背上的痂子

我五岁时，本已同父母分床而睡，可是那时我不仅已能做梦，而且还常做噩梦。梦的内容，往往醒时还记得，所以惊醒以后，便跳下床，光脚跑到父母的床上，硬挤在他们身边一起睡。开头几次，被我搅醒的父母不仅像赶小猫似的发出呵斥我的声响，父亲还叹着气把我抱回到我那张小床上。后来屡屡如此，父母实在疲乏得连呵斥的力气也没有了，便只好在半醒状态下很不高兴地翻个身，把我容纳下来。而我，虽挤到了父母的床上，却依然心中充满恐怖，于是我便常常把我的身子，尤其是我的小脸，紧贴到父亲的脊背上，在终于获得一种扎实的安全感以后，我才能昏沉入睡。

我做的是些什么样的噩梦？现在仍残留在我记忆里，大体是被“拍花子”拐走的一些场景。那时，母亲和来我家借东西兼拉家常的邻家妇人，她们所摆谈的内容，绝大部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她们所讲到的“拍花子”拐小孩的种种传闻，却总是仿佛忽然令我的耳朵打开了接收的闸门——尽管我本来可能是在玩胶泥，并在倾听院子里几只大鹅的叫声——她们讲到，“拍花子”会在像我这样的小孩不听大人的话，偷跑到院子外面去看热闹时，忽然走到小孩身边，用巴掌一拍小孩脑袋，小孩就别的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单只能

听见“拍花子”说：“走，走，跟我走啊跟我走……”也单只能看见“拍花子”身后的窄窄一条路，于是便傻呆呆地跟着那“拍花子”的走了，当然就再看不到爸爸妈妈，再回不到家了……这些话语嵌进我的小脑袋瓜，使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每当这时我往妈妈她们那边一望，便会发现妈妈她们也正在望我，妈妈的眼光倒没什么，可那女邻居的一双眼睛，却让我觉得仿佛她已经看见“拍花子”在拍我了，我就往往歪嘴哭起来，用泥手去抹眼泪，便急得妈妈赶快来抓我的手……

我在关于“拍花子”拍我的种种梦境——一个比一个更离奇恐怖——中惊醒后，直奔父母那里，并习惯性地脸和身子紧贴父亲的脊背，蜷成一团，很快使父亲的脊背上，捂出一大片痱子，并无望消失。开始，父亲只是在起床后烦躁地伸手去挠痒，但挠不到，于是便用“老头乐”使劲地抓挠。但那时父亲不过四十多岁，还不老，更不以此为乐，他当然很快就发现了那片痱子的来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愤怒，更没有打我，只记得他对我有一个颇为滑稽的表情，说：“嘿嘿嘿，原来是你兴的怪！”母亲对此好像也并不怎么在意，记得还一边往父亲脊背上扑痱子粉，一边忍俊不禁地说：“你看你看，他这么个细娃儿，他就发起梦魇来啦！”“发梦魇”就是因做梦而呈现古怪的表现，但母亲似乎从未问过我，究竟都做过些什么梦。

弗洛伊德，当然很了不起，但他那关于儿子多有“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的潜意识等论述，于我的个人经验，实在是对不上号，尤其是对父亲的感情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在极端恐怖时，得到了他脊背的庇护，且给他长期造成了一片难息的痱子，他又并未因此给我以责罚，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会生“弑父”之心？父亲的脊背，并不怎样宽阔雄厚，我现在回忆起来，也并无更丰富的联想，比如后来他又如何以“无形的脊背”，给我以呵护和力量等等。而且，情形还恰恰相反，他年过半百之后，对我的亲子之情虽依旧，对我的学业、前程、着落等大

事，竟懒得过问，甚至撒手不管。记得我上中学以后，班主任来找家长，他招呼一下，便自己看报，母亲跟班主任谈完后，跟他说，老师要走了，他便站起来点头送客。这时老师话语中提及了我们学校的名字，他竟脱口而出地说：“怎么，心武是在二十一中上学吗？”我上到高中，换了学校，他还是闹不清，递给他成绩单，他草草拿眼一浏，好坏都不感兴趣。据说我大哥小的时候，常因成绩不佳，挨他打屁股，打得很是认真。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是因为管孩子“管伤了”（腻烦了），所以到我这老五，便听之由之，全权交由母亲来管教。一九六〇年，父亲由贸易部调到一所部队院校任教，他和母亲去了张家口，当时哥哥都在外地，姐姐已出嫁，我还在上学，父亲却把北京的宿舍全部交出，让我去住校，不给我留房——那时贸易部是完全可以给家属留房的，另外同时调去的就给家里人留了房。但父亲觉得我应该过住校的生活，并完全独立。那时，我还未满十八周岁。

父亲在七十三岁那年过世（母亲则是在八十四岁那年），他那曾被我捂出痂子的脊背，自然连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化作了骨灰。父亲不是名人，一生不曾真正发达过，他的坎坷比起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来，也远不足以令人长太息，他的同辈友人，几乎也都谢世，现在能忆念他的，也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大哥先他而逝），而我对他的忆念，竟越来越只集中在他那脊背因我而捂出的一片痂子上。在人类漫漫的历史中，在无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世事中，这对我父亲脊背上那片赤红鼓凸的痂子的忆念，是否极卑微、极琐屑，而且过分的私密了？

不，我不这样看。在这静静的秋夜里，我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痂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已经太多太多，甚至于把话说绝：“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世界、人类，一定要同时存在着与母爱同样浓酽的父爱，我指的是那种

最本原的父爱，还暂不论及养和教，不论及熏陶和人格影响。

所谓“阴盛阳衰”，是时下人们对我们中国体育竞赛状况常有的叹息，其实，就母爱和父爱的外化状况、宣掇程度、研究探讨，特别是内在的自觉性和力度上，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度，浓酹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

我自己现在已年过半百，比背上捂出一片痂子的父亲那时，还老许多，我的儿子，也已经很大，扪心自问，我对儿子，是有那最本原的父爱的。我常常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他和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链环关系。他的基因里，有我的遗传，我不能不给予他一种特别的感情，并企盼这种感情能够穿越我们的生命，穿越世事，并穿越我们的代间冲突（那是一定会有的），而熔铸于使整个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因果之中。

直到这个静静的秋夜，我还没有把父亲脊背上的痂子，讲给儿子听。不讲了，既然写下了这篇文章，儿子现在不读我的文章，虽然他以我写文章而谋生暗暗自豪。儿子说过，不着急，我的书就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坐下来，专门读我的书。我希望他会在一个集子里发现这篇文章，那时，也许他已经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他心里会涌出一股柔情，想到：你看，父亲从爷爷那里得到过，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过，我还要给予我的孩子，那是很朴素很本原的东西，一种天然的情感磁场，而这链环般的连续“磁化”，也便永恒。

美丽的藩篱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十二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今珠市口大街——编者注）南边参加义务劳动。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所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贯。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高兴，生怕落后。

且说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定的集中点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来这地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抢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那儿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们，去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